

历史的观念译丛：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



[历史的观念译丛：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_下载链接1](#)

著者:[德] 亨里希·李凯尔特 著，涂纪亮 译

[历史的观念译丛：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历史的观念译丛：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是李凯尔特历史哲学著作选集，包括他的两部代表作《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1899），以及《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1896）一书的第五章。前者曾于1980年代译为中文，列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丛书》出版；后者为新译，中译本首次出版。

还想再看我们的二班的，型男，街拍新康的，现在学派

这次京东优惠力度确实大，很多一直想买的书都下手了，希望这种活动以后也有。满意，好评

李凯尔特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经典著作，人文必读，史学必读！

这套丛书快卖断货了，都是西方理论精华
物超所值，搞活动一口气买了好多本。值得收藏，细细品读

涉及到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内容，书里面还有些编辑上的错误，总体内容是值得一读的。

这次出版的《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是以涂先生重新校改的原译本《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并补译李凯尔特另一部代表作《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之第五章“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该章占本书近一半篇幅），这样，两部文献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解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思想的更为全面的文本。

包括了李凯尔特的两部作品：1.《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专著，1899）2.《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论文，1902年作为第五章收入《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限制》）。这位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历史哲学思考，于此得到清晰展示。

个人对李凯尔特的思想是非常赞同的……如果能有更多译著就好了。

对我的历史认识帮助很大！

书很好 京东的快递员也很好 希望京东能够多搞一些优惠活动

书的质量很好，值得研读和收藏的学术专著。

好书好文好服务 值得阅读

好书，你值得拥有！！！

还不错有用啊，哈哈，很好经典

这套书很好，期待全收。

这套书还是很有水准的

挺好，物流也非常快！

北大出版，外国史学研究系列，高端

历史观念的译丛一套书都很好 值得购买 就差一本绝版书了 啥时候可以再版啊

历史的观念译丛：李凯尔特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书非常好理解。

不错的书这一系列都很推

质量很好，发货很快，满意。

正品行货，物美价廉，值得购买。

还不错，一直信赖京东，还默默打广告，哈哈

很不错的图书，值得推荐。

这套书挺好的！

这套丛书都挺好的，正在收藏全套

不错，还没看呢~不错，还没看呢~

这是学习历史哲学专业的必备，这套书都不错的

重要的反思

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

很好的商品

course literature必读，要是能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

正版图书。

非常不错

非常好@

物流快

不错呀

书烂了

各说各话吧

Txt ug ug ug hgjvyivkubukbku kubobikbuob

康德那里也并非没有一个精彩的缺口：德勒兹仿佛用心良苦地在《尼采与哲学》后一年出版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在那我们就已经可以发现一个新的场地，一个康德没有寻求线索、即使寻求了也没有接受更没有给我们抛出一个线团的场地——不禁在正式阅读前自己设问，判断力批判是一幅没有没影点（如果说没影线会怎样？）的图画吗？（补充：当然，康德与莱布尼茨的关系也是隐含在德勒兹哲学史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借《什么是哲学》里的语句概括一下，“两种生机论”的区别，但更可以落实在德勒兹文本中的可能是“和谐”这个概念：《经验论与主体性》、《康德的批判哲学》、《褶子：莱布尼兹与巴洛克》……）还是回到纯批文本上来，鉴于合目的性与康德式生机论（“起作用而不存在”）的动机都在其中听到了，我把这段也摘下来（从此，所有的摘抄都不是或不仅仅是出于中心/主题句的引用之目的，而是为着观察和我自己特别有关的文本的局势）：

因为一切希望都是指向幸福的，并且它在关于实践和道德律方面所是的东西，恰好和知识及自然律在对事物的理论认识方面所是的是同一个东西。前者最终会推出这种结论，即某物有（它规定着最后可能的目的），是因为某物应当发生；后者则会推出那种结论，即某物有（它作为至上原因而起作用），是因为有某物发生了。

历史的观念译丛：李凯尔特历史哲学

《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哲学家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著作之一。1898年，李凯尔特在弗莱堡“文化科学协会”作了有关历史哲学问题的讲演，讲演稿作为报告发表，成为此书。全书分为十四章，讨论了历史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其基本思想如下。

一、《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内容之一是讨论学科的划分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讨论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李凯尔特认为，既可以从质料的观点看不同学科的划分，也可以从形式的观点看不同学科的划分。

二、从价值哲学出发，李凯尔特认为价值也是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历史与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价值是历史学家挑选材料时的标准。什么是“有意义的”、“本质的”和“重要的”？什么是“无意义的”、“非本质的材料”？这要看它们与价值有没有联系，以及联系的如何。李凯尔特把这称为“价值联系原则”。不过，他把价值同评价区别开来，认为历史学重视的是价值，而不对历史事件作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价值是就对象本身的性质而言，评价则表现历史的倾向和态度。

“历史”之外的记忆

十年之前，我从兰州前往黄河上游的炳灵寺石窟，沿着盘山路，自行车骑到永靖县的刘家峡码头。在这里，我要搭乘快艇横渡著名的刘家峡水库，才能溯黄河而上，来到炳灵寺石窟。第一次见到刘家峡水库的我，被这万顷碧波感动，盛夏时节，身在西北高原，却有环湖碧绿满山。快艇激起的水花，带来沁心凉意，催走了适才傲人的暑气。在这湖

地洞天中破浪二十多分钟，尚未涤尽千尺湖水，亲水岸边的炳灵寺码头已在眼前，码头背后就是石窟庄严。后来者看到的只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而一切过往，以及万顷碧波之下的记忆，或许只有黄河岸边伫立了15个世纪多的大佛才一一记得。20年前，人类学家景军来到了刘家峡下游不远盐锅峡的大川村，从村里定居的孔家人那里，他发现了已在水面之下曾经的大川村，以及宽阔、舒缓河面边缘一片废墟中的孔庙。通过孔家人对1960年代以来各种往事的回忆，重建了水下村落与重建大川之间的脉络，一座消失的孔庙渐渐从水边慢慢浮现。在英文版、网络流传中译版相继流行十多年后，这段往事终于以中文版——《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虽然姗姗来迟，但景军在书中，批判性采用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弟子兼同事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还是会给初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作为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之一，哈布瓦赫承认“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的同时，指出“个体记忆”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属性，正是这种多元叙事的存在，赋予了个体具体的行为实践。因此，在此项研究中，景军借助大川村民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重建了与主流“历史”不尽相同的“社会记忆”。

涂纪亮先生曾经翻译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在那里，我们了解到李凯尔特的思想围绕着科学的分类，表现出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自然科学和历史的对立，进而从作者对于“价值”概念的探讨中，揭示出历史的文化科学安身立命之所在。这次出版的《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是以涂先生重新校改的原译本《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并补译李凯尔特另一部代表作《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之第五章“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该章占本书近一半篇幅），这样，两部文献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解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思想的更为全面的文本。从《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到《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我们看到，自然、历史、价值、经验、客观性乃是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思想的关键词。不过，哲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总是会自然而然令他们从最根基处入手，而在李凯尔特看来，思想的根基是思想赖以表达的语词，即概念。我们在思考中不断地使用概念，那么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于这个根本问题的考察，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的对立事实上采用了两种对立的概念形成方法，前者采用普遍化方法，而后者采用个别化方法。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考察，李凯尔特获得了对现实的双重理解，即我们以普遍化方法关注现实，现实就是自然，我们以个别化方法关注现实，现实就是历史。仅仅通过对概念形成的考察，李凯尔特就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的对立划定了各自的界限。既然区别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对立，那么，人们通常认为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那种客观性就不应该再适用于历史的对立了。李凯尔特论证了，当经验的现实或者形而上学的现实都不适合于赋予自然科学概念形成和历史学概念形成以客观性时，唯有一条道理还可以走，即价值的客观性。李凯尔特采用的方式是，证明自然科学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主观的、超经验的因素并不比历史学的概念形成过程中包含的类似因素更少，更确切地说，“自然”概念的形成，其本身就是人们的文化活动的成果。一旦这种证明成立，那么“历史学的客观性不仅完全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当自然科学反思它的客观性时，它甚至首先要隐含地做出文化科学中客观地有效的、个别化的根本形成所依据的那些假设，此外还要补充以一些与内容上确定的理论价值的有效性有关的特殊假设。”（第195页）这样，在李凯尔特这里，历史的观点与价值相关联，并且比普遍化的观点更具逻辑的优先性，于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似乎有赖于历史学概念了。

，他终于在年下定决心放弃德国国籍，入了瑞士籍。从德国到瑞士，国籍改变了，不过德语仍然是通用语言，环境也是他熟悉的，黑塞的流亡不是远离故国的流亡，更多的是内心的、精神上的流亡。流亡期间他写了一些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出自个体良知，也诉诸个体良知。文章所想达到的不是带引人们去碰政治问题，而是进入自己的内心，进入完全是个体性的良知。他说：“马克思和我之差异除了他涉及的维度大大超过我之外，就在于他想改变世界，我则想改变个人，他直面群众，我直面个人。”他深信，人的最内在有某些区域，是一切源于政治和带着政治印记的因素达不到的地方，他想做的，就是引导读者进入自己的内心，听从自己的良知，保持独立人格，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盲从。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黑塞就没有停止过批评德国，因而也备受同胞的毁谤和讥讽，然而，是他，而不是那些高喊德国万岁的文人，为德国语言和德国文化作出了贡献。在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词中他认为，把文学奖颁发给他，意味着国际上承认德语和德国在文化上的贡献。而早在上世纪年代，托马斯·曼就说过，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的德国。黑塞也把他的获奖看为各民族和解的象征。这样，我们就看到什么叫爱国，诗人黑塞毕生同群体的狂热和偏见斗争，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德国同胞自省，主张民族间精神的合作，他就这样在同胞的咒骂中实际完成了伪爱国主义者不能完成的爱国行为。

在散文中，黑塞也提出许多相反相成的概念，诸如个体与集体、特殊与一般、精神与自然、虔诚与理性、大与小、上与下、老与少、质与量、光明与黑暗、善与恶、内与外、自我与无我、传统与创新、节制与放任，等等。他以极为简单质朴而又优美的文字谈这些理性的概念，谈人生、宗教、文化、艺术、写作，描写人性和人的无意识这些复杂问题，他以无比的细腻和爱心描写天地造化，山和水、云和月、花和草在他的笔下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活泼，他描写的小城风光或乡间小径读来让人犹如身临其境。他以冷峻的笔调撻伐一切戕害个体心灵的事物与行为，撻伐不负责任的偏见，撻伐人的残酷与麻木，以自嘲和讥刺的语气剖析自己和别人的弱点。黑塞是个看似矛盾的人物，一生来回摇摆在精神与自然、节制与放任、定居与漂泊之间，他有非常清晰的政治意识，却是纯粹非政治性的人物，他批评社会却对人类充满爱心，经历黑暗，受尽同辈的奚落，却对生命满怀希望和信心，他的冷峻与温柔，其实缘由一致，都是出于对自然规则的尊重，对个体心灵以及精神、文化的尊重。

黑塞的诗文中，无论是充满西方式的激情与反叛，或是充满东方式的宁静与淡泊，都贯穿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作者对生命真诚的信念。他谱写的生命之歌，是爱之歌，也是一个朝圣者之歌。在一个物欲横流趋势有增无减的时代，在人们感情麻木、思想混乱的社会，与黑塞做伴，或许能够唤醒我们对精神追求的渴望，寻回被重重魔障遮蔽着的本性，使得我们比较宽容、比较有同情心，或许还能多一点分辨是非的能力和怀疑的勇气。

多次在京东买书，但凡是做活动的时候，就买一点点。穷人嘛，就要有个穷人的样子，只能买点便宜货了。但这本书还是不错的，一如既往的喜欢。适合专业性的人去读。不知道为什么，作者的轻松遐想，提不起兴致。可能是本身心情不好的缘故吧平心而论，文章里的一切、有他自己的心思，只是这心思不能被世人所公知。于我，就像那火红的木棉，那金色圆润的木瓜，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却在别人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了否定。不用说话，只要发光就好，有没有人知道都没关系，会很寂寞呢，可是寂寞怕什么，即使有人在，听不懂自己的话，那还是一样的寂寞啊，安安静静的，看看来来去去的人，想想自己的事情，这样，多好啊。

不算自夸的话，文学性的语言在三十来岁就有了信心，但这十来年，写得最多的论述性的文字，一度以时政评论专栏为主，自己的转折点，应该在2008年，停掉在《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报刊的时评专栏，以为是微博类的文字更灵活、更直接、更生动地取代平面媒体所致，可是在微博上，我对时事的关心度也直线下降，不再喜欢第一时间点评事情，等它尘埃落定吧，可尘埃落定后，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当然，在微博上到达这点，又迟了一些，直到2012年才意识到。

越来越无所谓，难道就是自由主义者？

我对外部确实是无所谓了，在我心中，有个美好世界的模样，我也会在文章里说，可是现实如何演变，甚至不变好，我并不在乎，毫无原来的愤怒和焦虑；我对自己及自己所爱的人很所谓，能不能让自己和她开心，变成最重要的事。
关注的点越来越具体，回归到自己，才慢慢发现了自由。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一个走向自由的人，剥离那些不必要的“实体”，是很漫长的路。

在《城市画报》的专栏，也是论述性的文字，由于媒体的属性，它不像时政类评论那么“强硬”，柔软一些，时间跨度也长，半个月一篇的文章，写每一篇，你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把两百多篇快进看完，演化就出来了，挑文章，最早几年的，基本看不上眼，前四五年的，要做些修改，删除那些攻击性强的、挖苦人的文字，太猛烈的判断、太强烈的抒情，都一一揉软，近一两年的，则基本可以不做修改。

长年专栏的好处是，你发现原来幻想改变外部环境，到后来最需要改变的是自己。你写的东西，都是在与自己对话，是在逐渐放弃一些负担，让自己轻灵一点，不再背着别人跳舞。

祖国、国家、民族、家族这些集体词汇，是最早放下的，稍稍接受自由主义的人，都容易发现它们的主要功效就是用来压迫个人，个人无法逃逸，当然就没自由。但很多问题还要自己去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历史的观念译丛：李凯尔特历史哲学 下载链接1](#)

书评

[历史的观念译丛：李凯尔特历史哲学 下载链接1](#)